

這個國家和它的國民

翠袖乾坤 連運慧

距離福島核電站約二十至三十公里的相馬市，市長櫻井勝延向外發出哀求的求救書，透露該市臨近缺水缺糧缺地缺地，許多老人可能因無家可歸而餓死。政府因為忙於應付有核災難的核災難，再無暇顧及其他地區居民死生安危，這話聽說不過去。現時受災地區因輻射影響而生人勿近，連中國送出救濟品都要求直接送到災區。政府既不肯負起撤出災民的重任，亦不提供任何援助，無疑是要讓災民自生自滅。日本政府對人民的冷酷，早有前科，就說說一個有關日本餓死自己的故事。

一九五二年出版的小說《二十四顆眼珠》，提到日本政府在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預算犧牲一億日本人民完成這場戰役，如果他是他國作家寫的小說，一定沒有人相信這個事實，還以為是什麼諷諷諷諷，可是《二十四顆眼珠》的小說作者登井榮是日本文學界的大師，就出現日本投降，日軍首領從戰場敗走時，任由受傷少年軍人置之荒野，理由是為免傷兵延誤逃亡時間，高級長官還拋下小瓶毒藥，狼狽讓傷兵自行了斷。

大家一定沒有忘記，八十年代家傳戶曉的日本電視劇《阿信的故事》吧，劇中亦曾提到阿信長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陣亡，她丈夫原以為兒子是為國捐軀，後來才知道原來兒子與一眾士兵被長官派駐到某處森林，後方從此不聞不問，無食無糧，兒子因為不忍心吃同僚的屍體而活活餓死。當日以為是「正義之戰」積極鼓勵兒子參軍，後來發現自己國家的侵略罪行後，深悔害了兒子，阿信的丈夫抵受不住刺激，最終引咎自殺。日本這個「包裝」皇國，當年誘使年輕人上陣送死，鼓勵他們做人肉炸彈，就為他們包裝個堂皇好名目：稱之為「神風敢死隊」。可見他們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不止對其他國家殘忍，對自己國民也殘忍。

「不怕官，只怕管」

翠袖乾坤 韋基舜

江湖上龍蛇混雜，「拚命三郎」石秀、「病關索」楊雄對於「鼓上蚤」時遷偷雞摸狗的行徑，竟不以為忤，僅笑道：「還未改本行」而已。

石秀等三人心安理得，盛飯、喫雞、飽餐一頓。倒是店小二一會放心不下，爬起身到處看看。巡至廚房，看見桌上有雞骨及雞毛，連忙往灶頭看，但見鍋中有半鍋雞油，心知不妙，連忙到後面查看，發覺雞籠裡的大公雞不知去向，忙向三人追問，斥其不講情理，偷了店中「報曉雞」吃掉。古時未有時鐘，白晝，平民靠著日照、天色估度時辰，晚上有打更佬打更報更次；亦有養一頭大公雞，天將破曉，雞啼斷斷續續叫醒，直至天光大白，此頭大公雞，是為「報曉雞」。

時遷性格無賴，推說他們所吃的雞是半途中所買，未曾見過店中的「報曉雞」。店小二再追問：「我店裡的雞卻哪去了？」時遷撒賴到底，反唇相譏，說是可能被野貓、鷄鷹吃了。但店小二堅持認為：「我的雞才在籠裡，不是你偷是誰？」石秀看見二人糾纏不休，乃叫二人不要再爭吵，並問店小二，這頭「報曉雞」價值多少，自己賠償了事。店小二說這頭「報曉雞」，店中缺不得，就還是「你便賠我十兩銀子也不濟」，堅持石秀等人歸還那頭「報曉雞」。

在宋代，買一個婢女，也只是四、五兩銀子而已，試問一隻「報曉雞」又價值幾何？現在石秀願意賠償損失，但店小二則說十兩亦不行，分明故意刁難。

石秀見店小二刁難，不由大怒，斥店小二「呸，你這老不死的！」

一般店家，莫不抱「和氣生財」宗旨經營。但店小二卻出言不遜，指石秀撒野，並謂：「我店不比別處客店，任你到莊上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店小二為何如此刁難石秀三人，無他，一方面見三人乃過路客，楊雄一臉病容，時遷形態猥瑣，只石秀一表人才。另一方面，地處一方之霸的祝家莊，店是祝家莊的店，自己是祝家莊的人，這才有恃無恐。

我曾經過過，《水滸傳》的中心思想是「不怕官，只怕管」，八千萬軍教頭「豹子頭」林冲，受高太尉父子屈辱陷害，亦逆來順受；「小李廣」花榮受盡劉知寨的氣，仍然吞聲忍氣，只因高太尉、劉知寨剛好是頂頭上司，剛好分別「管」着他們。

現在正好是在祝家莊地頭，店小二刁難石秀他們，也是從另一個角度表達出「不怕官，只怕管」的思想。

話說石秀聽店小二要把他們拿到莊上，當作梁山泊賊寇捉去見官，不由大罵，店小二見勢不妙，大聲叫「有賊」。只見店裡走出三個赤條條大漢，衝向楊雄、石秀，卻被石秀一拳一個，打到一扑一碌。

（細說水滸：二二三）

幸福的感覺

海天 蘇狄嘉

活地艾倫說：「如果純講經濟原因，有錢是比貧窮優勝。」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工作、退休收入或安全感時，金錢和快樂幸福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大眾關注的事。不少政客尤其關注金錢和幸福之間的關係。在法國，總統薩科齊已經建議將人民的幸福作為總統權力的增長數據代替國內生產總值(GDP)。這數據將測量有關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廢物循環利用、家務、甚至交通擁塞水平等的狀況。請不要發笑，英國首相大衛卡梅倫亦建議為感到厭倦衰退的英國人引入幸福指數，以測量工作保障、家庭關係和身體健康，作為人民幸福的指標。

這裡令人困惑之處是物質財富和幸福之間的關係，現已成為學術界一個大面積的研究領域，其結果將會是百家爭鳴。一項在科學日報發表的研究說：較高的經濟增長不會使人們更快樂。根據這項研究，中國、韓國和智利這三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在不到二十年已經翻了三番，但人們並不比以前更快樂。另一方面，福布斯雜誌說，倫敦的列格坦研究所發現澳洲大利亞是世界上排名第四的快樂國家，緊接在挪威、丹麥和芬蘭之後。而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是民主的。擁有良好的生活水平和強大的福利網。

在沃頓商學院和加州大學的學者說：我們的幸福感覺很大程度上涉及到跟同輩攀比。研究表明，我們寧願生活在一個五千元的世界中，這比他年有薪十萬元而別人賺廿萬元更令人愜意。換句話說，只要我們都比人優勝，我們都很高興。社會上的攀比更是令人關心的課題，地位和等級上的高低絕對重要過賬戶帳戶結存的高低。

塵埃歲月

在一個地方住下來，從開始的陌生漸漸走到熟悉，中間的那段過程時常在心中閃現，像不會凋零的塑料玫瑰，雖然蒙上薄薄塵埃，但過一過清水，拿出來照舊如新。

當初從北方的城市遷移到中部小鎮，對當地的人、物、事、日常生活，包括一切衣食住行都極端好奇。老街上累積滿 痕跡的古屋、路邊零落的怪味撲鼻的熟食檔口、後巷兩間緊貼在一道的簡陋咖啡店、花園住宅附近幾棵長鬚鬚的滄桑大樹，甚至居民每日的租筒衣着，話語中濃重的奇腔異調等等，往往有兩三當地人佇在街邊說話，多是木無表情，但那急促語氣和強橫態度，外來的旁觀者搞不清他們到底是在吵架或謾罵，原來在同一個國家也會存在着無法置信的文化震盪。

每天黃昏徐徐踱步，或緩緩踩單車，一路上慢慢觀看。無需蓄意搜尋，每個轉角處自會出現一個驚奇。偶爾駐駐腳步，或下來推單車步行，仔細去觀察一條在許多水草和全是蝌蚪的小河溝裡悠游的大肥魚；一隻白臉長頸粉紅短尾的長腳水鳥警覺性地左瞄右眄，然後慌慌張張在溝水淺淺生滿荷花和雜草的渠裡



黃鸝 網上圖片

仿徨卻迅捷地跳來躍去；驟然有只黃鸝高叫一聲，嗓子粗啞難聽，如沒見到鳥兒的動黃蹤影而單從聲音揣測，可能會誤以為那應該是豔黑色的烏鴉，向日葵的黃鳥展開翅膀，快速地離開本來駐足的無葉花枝只餘幾根枯枝杈幹的大樹，待得另一隻黃鸝兒也跟在後面揚飛起來，我們才知道先前那隻鳥兒的叫聲是在招呼牠的友伴，不甚明了黃鸝兒的聲音為何粗啞難聽之極，和書上提供的資訊竟兩不相干。再一抬頭，一隻亮麗紅頭鮮明藍身的釣魚翁，絲毫受干擾，亦無一絲驚慌，穩重內斂地獨立於瘦長的電線桿上，稍稍不屑地將尖尖的長嘴指著另一個方向，事不關己萬事不理，默不作聲靜靜沉思。

宛若一個來自外地的觀光客，無意中撞入一個與自己無干無涉，並隔閡得足以牽引好奇心升上來的地方。旅遊是由於對目前生活的極度厭倦，早晨醒來甚至不願意起身，要面對的是相同的面孔同樣的表情，熟悉產生的倦怠感覺令人只想逃離原有的秩序和規律。每回提著整理妥當的行李箱，遠去一個地方旅行，等同放下平日肩挑的生活重量的一種休閒方式。帶著旅遊者的眼睛去看事物，印象縱然只在淺層表面，興奮中仍舊充滿無限吸引力。無論所到之處是繁華或荒僻，皆因是他人的家居和故鄉，沒有投入自己在其中，旅遊者的情緒愉悅輕快，一切過眼之物，純粹是經過，不管來去，無需承載過多深重的感情負擔。氣定神閒，輕輕自在地看過，行過，拂拂衣襟，走了，有一種不必負責的愜意，也不需攜帶帶恨的強烈情緒去深入體驗。淺淺地，輕輕地，沒有付出，沒有期盼。

無形中一日裡最期待的時光便是在絳紅色的黃昏暖暖的陽光裡的隨意溜達。戀戀於騎單車的午後，天氣往往從人熾烈到柔和清涼，隨意地踏着腳車，大汗滲透背後及胸前的衣服而意猶未盡，越踩越遠，曾讓單車帶到一個人煙稀少寧謐幽靜的小村莊，母雞和小雞在高腳屋下邊遊蕩，無視於外人的闖進，這時連踩



黃昏時踩着單車，找尋生活中的驚奇。 網上圖片

單車也略嫌太快，下車，手牽單車蹣跚，高腳屋是木板建築，前門的樓梯階，兩邊扶手畫着美麗圖案，窗口是手工雕花製作，風揚起斑斕色彩的花布窗簾，看不到屋內的人，有數隻不同顏色的花貓，慵懶地躺臥在高腳屋底下的水泥地上，動也不動；不遠處隱約傳來孩子玩耍遊戲的嬉笑聲。按那屋子的建築結構，一目了然馬來友族的居所。梯階下左旁有個圓圓水缸，缸邊地上開滿各種叫不出名字卻色彩絢麗的小花，伸手觸動它們的時候，幽幽的香氣在空氣中浮蕩。形體飽滿的水缸並不木，裡頭一缸清水，缸旁梯邊掛着一個盛水用的長柄椰殼勺子，正在端詳，曾居鄉下的同伴告知，缸裡清水是讓來客洗淨腳下塵沙，才踏上樓，對此一無所知故驚異卻又感受到屋主主的周到體貼。一個着全色上衣和花布圖案沙龍的老婦女自屋底下的廊柱後邊走來，布滿歲月軌跡的臉，對毫不相識的我們露出親切微笑，爽朗詢問，要來坐嗎？她手上提着一長串香蕉，一梳黃一梳青混雜着，大概是從後院砍下剛成熟的果實回來。那群在不遠處戲耍的小孩們突然跑到她前面，婆婆，請我們吃香蕉。她點頭，拿去，拿去，轉過來自然地問，要吃香蕉嗎？是偶然或是巧合？這真的是現實生活嗎？比較像一部溫馨影片裡的其中一個畫面。我毫不吝氣點頭，伸手同她要一條香蕉，如果不這樣，我擔心眼前所見的事物會在剎那間消失，它更像是一個夢。鏡花緣，桃花源記，後來發現全都是虛擬的幻境。起碼手

上有一條香蕉皮作為證明。寂靜的畫面突然熱鬧喧囂起來，青黃相接的香蕉就擱在地上，孩子們隨意一人拉一條，快活開心笑着吃着，繼續戲耍。夕陽的光線在畫面上鍍了一層黃金，像經過提香的畫筆細心彩繪過，全是他圖裡璀璨潔淨的眩目金色。

從馬來友族村窺個彎，進了華人新村。迎接我們的是一群盡全力在吠叫的狗，外人的氣味對牠們分外刺激。張牙舞爪的姿態迫我們小心翼翼地退出大路。幾間屋子的人出來望一望，老少兼有，無一絲表情，冷淡漠然的視線彷彿沒有焦點，在這兒旅居了幾個星期的我們習以為常，平心靜氣離開，方知要走進這裡的新村需要熟悉朋友的帶領確是真實情況。靠朋友的關係，後來果然獲得熱情招待，這裡的人有一種不輕易對陌生人付出縱然僅是一個微笑的人性特質。是過於自大抑或缺乏自信？也許他們和到來觀光的人同樣，亦是不甘心情願將自己投入其中的時時寄居於此的旅遊者而已。起初頗費周章花時勞神去估量，歲月遞嬗後，多了時間和時間帶來的寬容，漸漸了解他們粗聲大氣後邊的單純脾性。

許多重要和不重要的細節，包括生活上的氣息，逐日融合進去，再也分不清陌生了是什麼，熟悉的又是什麼，時光再長一些，很自然地失去你我的區別，屈服的日子終於將生活變成一片混沌。少一份細心觀察，多出來的是用心關懷。初來乍到覺得無比新奇的一切，在似慢實迅的流轉歲月裡被觸摸和終至消殆殆盡，有時候說話速度很快，居然出當當地口，忍不住自我警惕。一旦陌生和熟悉一日日滲溶，如水或油加進麵粉裡，隨意揉搓幾下，和成一個分不開的麵團。

周圍的新奇感減滅，生活的粗糙面一一浮突出來，細緻離得越來越遠，不知不覺中被同化為當地一分子。原本充滿吸引力並引發許多幻想的神秘陌生事物，逐漸轉化為熟悉得再也無法引起注視欲望的景物。歲月讓一個尋找風景看的人化成風景裡的主角之一。再度經過種滿香氣鮮花的鄉村房舍，聞不到那濃郁的甜甜花香。其實它從沒喪失，一直都在，已喪失的是旅人精細的感官和易於陶醉的心情。

而我仍坐在現在的生活裡，穿越時空，看見我心裡

的塑料玫瑰一點一點地蒙上塵埃。

感動

感動人的故事，雖然我相信世上多得不可勝數，特別是災難發生時，感人的故事特別多。但是，香港的傳媒大多習慣以八卦新聞為主，看熱鬧看笑話，多於去發掘感動的題材，這現象在娛樂圈給人的印象更是如此。

不過，每有大災難發生時，香港的娛樂圈總會令人感動，藝人們都會團結起來，用推己及人的愛心，為災民籌款。就像這次日本的世紀大地震，藝人團結起來，把愛心獻給日本的災民一樣。

日本進行核試？

日本因地震和海嘯而導致核電廠的核輻射，災害方興未艾。而事故的原因若明若暗，日本當局似乎有隱隱在某些細節，於是謠言四起。網上傳聞最驚人之說是日本人在海底進行核試驗，導致如此影響巨大的災難。

傳說之二是，日本核電廠所用的核燃料，不是普通的鈾，而是鈾和鈾的混合物。這樣做從經濟上來說，是非常不划算，但唯一的好處是，燃燒後的核廢料，便是提純的鈾，可以用來製造原子彈。

生活語錄

大，但儲蓄可以製造原子彈的「核廢料」卻是完全可能的。

目前，日本又是貿易大國，工業產品出口不少，污染輻射的產品可能影響全世界。這正是當前日本核輻射問題牽動人心的重要原因。

獨家風景

西方媒體普遍把伊莉莎伯·泰萊的逝世說成是：「荷里活黃金時代最後一位明星走了。」

泰萊時，這位「世界最美的女人」已是疾病纏身的「玉婆」，身形臃腫，接着是跟比自己小二十歲的建築工人拍拖，負面消息充斥英美小報；「玉女」只留在早期的電影和舊照片中。

大明星的愛

「這個詞是為她而發明的」，纖弱得令男人有保護的衝動，但又清純得令人不敢接近。

泰萊的形象則兼具了純情和妖嬈，她的愛比較世俗，令人感到可以接近。所以，她十八歲就結婚，一生經歷八次婚姻，老公上至富豪，下至工人，跨階級又跨年齡，有人為她離婚，她也為愛出賣，她不停戀愛，都是為了結婚，她在一次訪問中說：「至少，我沒上過丈夫以外的男人的床。」

她不像李麗，為了專心演出舞台劇，忍痛放棄了那位「每個周末在紐約最好的餐廳訂下最好的位置等她」的英國年輕工業家；也不像夢露，為了給付邁迪總統獻唱生日歌，不惜得罪罪官高層；泰萊卻既要愛情，也要事業。她跟李察·波頓再分手，乃至最後親口承認是「一生最愛」，都那麼真實和坦承。

電影明星常常是影迷心中慾望的化身，既用來「養眼」，也用來「飽口」。這兩個曾經是美得不可方物的女明星來說，老去，是可怕的，泰萊也從容面對了，並真實地走了過來，還因為愛滋病患者爭取權益和對好朋友的仗義，留下了「重情重義好女人」稱號。